

晚饭时，罗森端出一盘刚刚做好的布丁，小巧的金黄色的布丁散发出草莓的清香，上面还撒了些紫褐色的冰提子。下，罗琳一见这么精美

布丁里的银纽扣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三

15

言情伦理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布丁里的银纽扣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三

15 言情伦理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丁里的银纽扣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4.8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ISBN 978-7-5452-1543-4

I. ①布…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8974号

责任编辑: 周奥扬

装帧设计: 周艳梅

责任督印: 张 凯

书 名: 布丁里的银纽扣

著 者: 《故事会》编辑部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543-4/I · 595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516)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135113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为纪念《故事会》杂志创刊50周年，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丛书。

五、丛书共分六个板块：悬念推理系列、幽默讽刺系列、惊悚恐怖系列、言情伦理系列、古今传奇系列、社会写真系列。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至真·纯情

玫瑰之约·····	02
野丁香与愣头青·····	06
十块钱去哪儿了·····	13
跟你学做人·····	16
一碗牛肉面·····	20
母亲的足浴·····	23
握住你的手·····	28
楼上楼下·····	34
艾滋妈妈·····	39
爱在一日三餐里·····	45
第一次约会·····	49
寻狗启事·····	52
沈经理找儿子·····	55

诺言·痴情

一杯苦酒·····	77
救生圈·····	83
回老家·····	89
与爱情无关·····	94
王麻子·····	100
一双男人鞋·····	106

目录

Contents

你想对我说什么	110
布丁里的银纽扣	113
一路走好	117

沉默·隐情

傻大嫂吃醋	141
谁过生日	145
悠悠寸草心	150
外面的世界	156
世事难料	161
毒罐头	165
这就是底价	170
海角情	173

禁忌·苦情

一把辛酸泪	213
兄弟情仇	221
我的母亲是修女	225
哭泣的红秀	230
为了丈夫的嘱托	236
换房旅游	243

当你的心中有爱时，
才会看到真正的美。

至真·纯情

z h i z h e n c h u n q i n g



玫瑰之约



郭勇是市二医院口腔科的医生，家不在本地，是个单身汉。他自己也不想这么孤孤单单地过日子，可也不愿意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嫌那样没有情调。最好呀，哪天让他自个儿碰上一个。

情人节那天下午，郭勇刚送走一个病人，寻呼机响了，一看，是让给总台回电话。他拨通电话报出密码后，听筒里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云小姐留言，请您明天晚上七点钟到滨江公园纪念碑下，如果再不见她，她就要告别您和这个世界。另外，请别忘记了带上她最爱的黄玫瑰。”

郭勇愣了一下，立即明白了，赶紧说：“小姐，你肯定呼错了，我不认识什么云小姐。”

“啊，真的？”寻呼小姐的声音慌乱了起来，“那，那怎么办呢，这

么重要的事儿！”

郭勇忙说：“别着急，想到到底是什么号码。”

可对方的声音变了调，似乎要哭出来了：“我真的不记得了，万一……要是出了人命……”

郭勇听到她这么着急，赶紧说：“这样吧，明天我就去一趟，给人家当面说清楚不就没事了。”

第二天，郭勇匆匆吃过晚饭就直奔花店，他知道，没有黄玫瑰这个标志，是很难找到云小姐的，更别说让她相信自己。可他从没买过花，也不知该买多少，花店的老板很善解人意地说：“买九朵吧，天长地久。”听了这话，郭勇的脸一红，边掏钱边想：真没想到，第一次买花，竟然要送给不认识的人。

七点差十分，郭勇就到了公园，刚走到纪念碑下，就有一个姑娘跑到他面前，小心翼翼地问：“请问——是郭先生吗？”

“是的，你是——”郭勇打量着她，姑娘二十来岁，人长得挺漂亮，戴着黄色的绒线帽和围巾，看起来倒很像一朵黄玫瑰。她神情紧张，说话声音很轻：“我是寻呼台的，昨天……”

郭勇笑了：“是你呀，你也跑来了，坐下一块儿等吧。”

他俩坐在纪念碑下的长凳上，中间放着那束花，谁也不说话，只管死死盯着被路灯照亮的路面。半个小时过去了，女主角还没有出现。就在这时，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骑着一辆自行车，停在了他们面前，伸手递给郭勇一张纸条，说：“一位小姐让我到这儿，把这个交给拿玫瑰花的先生。”

郭勇立即站了起来，说：“她人呢？”

小男孩气喘吁吁地说：“不知道，我不认识她，只是帮帮忙！”说

完一溜烟骑走了。

他们俩赶紧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洪灏：对不起，今晚妈妈又发病了，我得照顾她，你还是把花送给你夫人吧。等明天见面再说。”

郭勇恍然大悟：“弄了半天，这两个人是在搞婚外恋呀，真缺德。”

姑娘说：“可是不管怎样，我不愿意因为我的过错弄出人命来。”

郭勇忙说：“那我明天还来，你放心好了。”姑娘开心地笑了。

走出公园时，姑娘问：“为什么那个云不发传呼呢？”

“也许她家没电话，她妈妈病了，不方便出门找公用电话。”郭勇说完，突然把手中的花递给了那姑娘，说，“我拿着花不像样，送给你吧。”

姑娘大方地接住了，这时他们才想起来互相认识一下，姑娘叫丁萱。

第二天，郭勇又去花店买花，花店老板说：“你女朋友很喜欢黄玫瑰呀！”

“是啊。”郭勇随口说着，却想到了丁萱。

可这一天，那个神秘又可恶的云又失约了，这次连个送信的都没有了。那天郭勇送丁萱回家，一路上，他们聊得很投机。在丁萱家门口，郭勇又把花送给了她，他们约好了明天去等最后一天。

第三天，郭勇觉得自己不是为了什么叫云的人去的，丁萱闯进了郭勇的心，那个云像一缕烟一样消失在空气里。

丁萱说：“也许，她想通了，不再充当第三者了；也许，她真找个地方自杀了；也许呢，她发了一次传呼，两个人换了个暖和一点的地方见面。不管怎么样，根本没有人知道有两个傻瓜在这里等她的‘玫瑰之约’！”说完，她和郭勇都笑了起来。

一年后，郭勇和丁萱结婚了。在婚礼上，郭勇的铁哥们儿冯医生拍着郭勇的肩膀说：“我老婆是丁萱的同事。”

郭勇以为他喝多了，说：“你小子醉了吧，这事我不是早就知道了？”

冯医生神秘兮兮地说：“你小子才醉了呢，没有我你能抱得美人归？我老婆知道你不喜欢人家给你介绍对象，就想出了这个点子，她想办法打电话让丁萱接了，然后报了你的寻呼号……知道吗，刚开始那几天，可把我们两个忙坏了，连那个黄玫瑰也是丁萱喜欢的。嘿，没想到还真成了！”

郭勇和丁萱都愣了一下，可随即又笑了起来，郭勇深情地看着丁萱说：“这样还是很浪漫呀！”

（张 煜）

（题图：黄全昌）



野丁香与愣头青

一天傍晚，狄青正在城外“立新铁匠铺”里“叮叮当当”地打马掌，从外面风风火火走进来一位秀丽俊俏的大姑娘。这姑娘是靠山庄叶老汉的小女儿叶丁香，心直口快泼辣豪爽，人们都管她叫“野丁香”。

前些日子，县文化馆组织举办秧歌会，野丁香扭来扭去，偏偏爱上了打鼓的狄铁匠。

狄青一见野丁香来了，心里特别高兴，赶紧扔下家伙解开围裙：“丁香，你怎么好几天没来啦？咱们俩的事儿，跟你爹商量了吗？”

“唉，别提了！我爹一听说你被判过刑，是个打架不要命的愣头青，说什么也不同意。”

“我现在早已改邪归正了。”

“我爹不相信，他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是狗改不了吃屎！”

“这……这可怎么办哪？”

“后来，我连哭带闹，假装要投河上吊，吓得爹没办法，总算勉强答应了。不过，爹还说，把我拉扯这么大不容易，非得叫你拿一万块钱彩礼！”

“啊！”狄青一听就傻了，暗说：我的爹呀！这铁匠铺开张不到半年，总共才赚了两千多块钱；您开口就要一万，这不是成心逼人吗！

野丁香见他愁眉苦脸不吱声，埋怨说：“瞧你这副受罪样儿，没有钱就别搞对象！”一跺脚，赌气走了。

工夫不大，有位农村妇女来买镰刀：“同志，这镰刀多少钱一把呀？”

狄青意乱心烦，脑子里正琢磨彩礼钱，顺嘴说道：“一万！”

那女人听了一愣，“啪嚓！”把镰刀扔到案子上：“我说你穷疯啦？这是金打的，还是银铸的呀？”

狄青当时一激灵，知道自己说错了，连忙赔笑：“嘿嘿……我刚才没跟您说话，自个儿心里算账哪，这镰刀两块三毛钱一把，既便宜又好使！”说着亲自帮她挑选了一把，“您看这把行吗？”

那女人接过来看了看，从怀里掏出钱包，交完钱匆忙走了。

狄青见天色不早，准备拾掇东西回家。忽然，他发现案子底下有一个绿色绣花钱包，猫腰捡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有五百元现金，一张八千元的存款单。

嗨！狄青乐得眉开眼笑，心里“怦怦”乱跳：这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眼雀儿。财神爷知道我缺钱，就打发财神奶奶赶紧给送上门来啦！想到这儿，心里不禁“扑腾”翻了个个儿：哎呀！那位大姐丢了这么多钱，回家不得急得火上房啊？狄青呀狄青，你嘴上说改邪归正，怎么又想发横财呀？转念又一想：如果不昧下这八千，上哪儿凑一万去呀？……他翻

来覆去寻思半天，觉得还是应该把钱还给那位妇女！

夜幕降临，窗外一片漆黑。狄青坐在铁匠铺里，肚子饿得“咕噜噜”乱叫。抬起胳膊看看手表：差十分到八点。我的大姐哟，您怎么还不来呀？

话音未落，“啪”，那位农村妇女推门闯了进来，焦急地问：“师傅，我的钱包丢了！里边有五百块钱和一张存款单！”

“大姐别着急，我在这儿等您半天了。”

那女人接过钱包，从里面抽出来一百块钱：“大兄弟，谢谢你！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你拿去买条烟抽，打瓶酒喝吧！”

“噫，咱们可不兴弄这个！学习雷锋见行动，拾金不昧树新风嘛。您快把钱装起来吧！”

“那好，这钱我先留着，等你啥时结婚，咱们再一块儿算！”她说完，出门骑上车，一拐弯就没影儿了。

狄青心里想：别净拣好听的说了，等结婚那天，我哪有工夫找你去呀！他关好窗，锁上门，推起自行车刚想走，就听远处有人高喊：“救命啊！快来人哪！”

狄青大吃一惊，听声音好像是丢钱包那个女人。他毫不犹豫，拔腿就朝呼救的方向奔去。

借着朦胧的月色，只见道边上扔着一辆自行车：“大姐……”狄青喊了几声，也没人答应。突然，他发现旁边高粱地里似乎有什么响动，急忙钻进去一看：啊！一个虎背熊腰的蒙面大汉把那女人摁在地上，两个人正拼命厮打。狄青蹑手蹑脚绕到背后，“嗨！”左手一揪蒙面人的脖领子，“啪！”右手对着他的脸上猛揍了一拳。

“哎哟！”蒙面人惨叫一声，爬起来撒腿就跑。“站住！”狄青在后边紧追不舍。“扑通！”他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结果把蒙面人

给放跑了。

狄青拍拍身上的泥土，顺着原路返回来关心地问：“大姐，怎么样？您起来快回去吧！”

那女人惊魂未定，央求道：“我害怕，你送我回家行吗？”

狄青一想：俗话说救人救到底，那就只好辛苦一趟吧。两人骑上自行车，黑灯瞎火蹬了好长时间，才到了她那个村子。那女人在一幢新盖的小楼前跳下车：“大兄弟，进屋喝口水吧！”

狄青心说：到现在我还没吃饭，你咋不说给我煮几个鸡蛋哪？虽然心里这么想，嘴上却客气地说：“大姐，深更半夜的，我就不打扰了。”

“嘭！”黑暗中突然伸过来一只大手，牢牢地抓住了他的胳膊。“小伙子呵，你给我进来吧！”

狄青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位慈眉善目、年过花甲的老汉。

“老大爷，我……”

“嘻，都到家门口了，哪能让你走哇！”

狄青确实有点筋疲力尽，又饥又渴，心想：不然就先进去歇一会儿。他放下车子，便跟着老汉进了小楼。

那老汉推开走廊里的一间房门：“请进！”狄青抬腿刚迈进门坎儿，“咋叭”一声，老汉就在外头把门给反锁上了。

狄青仔细打量一下四周，里面是一个家用洗澡间：水磨石地面光滑平坦，周围墙壁镶嵌着白瓷砖，浴盆里放满清水冒热气，旁边挂着一套西服白衬衫。狄青看罢，心中暗想：恭敬不如从命，既然人家这么热情，我还客气啥呀？他立刻脱掉衣服，“稀里哗啦”洗完澡，浑身顿时感到特别轻松。再换上那套洁净笔挺的西装，愈发显得潇洒漂亮。

这时候，老汉打开房门，领他来到客厅：“小伙子呵，请坐！你叫什

么名字啊？”

“狄青。”

“今年多大啦？”

“二十八。”

“搞对象了吗？”

“唉，不瞒您说，前些日子交了一个女朋友，我们俩本来处得很好，没想到她爹竟跟着瞎掺和！”

“为啥呀？”

“我有前科，被判过两年徒刑。”

“噢，那人家还能乐意？”

“大爷，您不知道，通过劳动改造，我已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她爹凭什么看不起我？还让闺女捎信说，管我要一万块钱彩礼！您说这不是讹人吗？”

“这个……”老汉沉吟片刻，立即打开组合柜的抽屉，从里边取出一叠厚厚的人民币，“小伙子呵，别犯愁，这一万块钱我掏啦！”

“哎，大爷，咱们俩素不相识，怎么能让您……”

“嘻，你快拿着吧！刚才大闺女都跟我说了，夸你拾金不昧，勇斗歹徒，我老汉打心眼儿里佩服！这一万块钱算啥？只当我给你的见面礼！你眼瞅扔下二十奔三十，搞个对象也不容易，就别跟我装假，快给人家送去吧！”

狄青慌忙推辞说：“大爷，您的这番好意，我领情道谢！但是，这些年农村富裕了，她们家根本不缺钱。就是明天把钱送去了，他爹也不会愿意把闺女嫁给我。”

“嗯……那好，她爹不愿意我愿意，老汉把小闺女嫁给你！”

“啊！”狄青一听，简直惊呆了，连连摆手说，“哎呀，这可不行！”

老汉刷地沉下脸说：“怎么？是嫌我们家穷？还是怕我闺女丑？究竟为什么不乐意？”

“大爷，您老人家千万别误会。我觉得做人得讲情义，那姑娘对我不错，我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一脚踩两只船哪！”

“小伙子呵，我实话告诉你：我那宝贝闺女又漂亮又能干，不管在城里乡下，追她的小伙子可多了，都得拿鞭子赶！”

“大爷，别说了，我活该没这个福气。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闺女长得像天仙，狄青决不眼馋，说啥也不干那种损人利己的缺德事儿！”

老汉听了，心里暗挑大拇指：真是好样的啊，有志气！他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冲门外高声喊道：“小香，出来送客！”

“我不让他走！”野丁香“噌”地冲进来，用身体挡住了狄青的去路。

“啊？原来是你！”狄青望着自己热恋的姑娘，不禁惊喜若狂。

野丁香笑着介绍说：“这是我爹，买镰刀那个是我姐……”

“哎哟，还有我哪！”一位中年壮汉捂着眼睛走到野丁香跟前，“哼！为了你搞对象，我差点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狄青莫明其妙地问：“这位是……”

野丁香咯咯直笑：“他就是我姐夫！你们俩在高粱地里……”

狄青恍然大悟：“哎呀，你们原来是两口子啊！大姐夫，实在对不起！”

“唉，这都是丁香的馊主意！”

野丁香粗脖红脸地争辩说：“哎，我说你怎么混不讲理呀？谁叫爹和你们两口子，不相信狄青能改邪归正哪？活该！”

叶老汉忍不住哈哈大笑：“丁香，快别逗了，上厨房和你姐姐把酒菜端上来，我跟你姐夫和狄青一起痛痛快快喝几盅！”